

延川在哪裏

●城記
何冀平

紀念中央紅軍長征90周年，陝北老一代都記得當年紅軍到達陝北，建立延安紅色根據地的往事。說起來，還有一件在他們記憶中不亞於紅軍到陝北的難忘往事，就是北京知識青年赴陝北插隊落戶，至今已已經57年。當年17歲的青年，如今已經75歲，但是那一段生活經歷，已經深深銘刻進到過黃土高原，在那裏生活成長的每一個北京知識青年的靈魂。

陝北轄延安、榆林兩個市，下有25個縣區：子長、延長、延川、志丹、吳起、甘泉、富縣、洛川、宜川、黃龍、黃陵、安塞等等，今次說說延川。

延川地處陝北高原，黃河從這裏穿境而過，是陝北文旅寶藏的縣城。自古流傳「文出兩川，武看三邊」，延川人才輩出，當代誕生了作家路遙，2014年9月延川建成路遙廣場，坐落在延川縣城中心，他寫下《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傳世作品。為紀念作家路遙修建的城市文化廣場，成為縣城的地標，一塊碩大的石碑上鐫刻着路遙生平簡介，包括出生、求學、創作的歷程，記錄這位從黃土地走出來的作家不平凡的一生。延川還哺育出一位作家文人，他就是史鐵生。

1935年，紅二十五軍與陝甘紅軍

在永坪勝利會師，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這是陝北意義重大的事件，永坪是陝北革命的重要根據地。永坪會師的乾坤灣，號稱天下黃河第一灣。黃河在這裏轉出320度的巨型大彎道，山環水抱，黃河像一條巨龍奔騰不息，奔湧進入晉陝大峽谷，在延川境內拐出五道連續大彎，漩渦灣、延水灣、伏寺灣、乾坤灣、清水灣，合稱黃河蛇曲群，是聞名世界的奇特景觀。

延川是遠近聞名的紅棗之鄉，紅棗是延川的傳統特色物產，大到像一個小蘋果，極甜極脆。延川還有農民畫、木版年畫，是陝北獨有的民間藝術，延川剪紙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黃土高原農家婦女，一把剪刀幾張紅紙，剪出老虎、花鳥、民俗故事，造型粗獷奔放，滿是陝北的煙火氣息。陝北道情原是古老說唱曲藝，以唱為主、說白為輔，曲調高亢蒼涼，故事取材民間百姓生活，逢年過節、廟會集會都會演唱，是黃土地代代相傳的鄉土聲音。

今年過年時，火遍全網的陝北道情大秧歌，是陝北熱烈奔放的民間社火，大場秧歌極熱鬧紅火，傘頭是整個隊伍的靈魂，傘頭康山川是延川大秧歌非遺傳承人。今年傘頭則換成一位身材高挑苗條、相貌周正、活潑靈敏的女孩子，看得全國都醉倒了。

●此山中
鄧達智

日間陽光普照，雖然仍有一點點熱，秋風着實已吹起，朝頭晚尾涼風颯颯，幾個星期前開始，上床睡眠前，已將空調關閉。從屯馬線天水圍站下來，經行人天橋向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方向走過去，那是我比較喜歡的回家路線。正常情況有關方面將這裏打理得乾淨企理，天橋兩旁種植了花草，景色相當宜人。秋風初起，三蛇未肥，發覺花槽裏的花花草草早已凋謝，季節轉移十分正常。無奈夏天提供給我們高質素視野的花草，來到初秋轉黃凋萎，卻不見管理人員將這片頹敗清理，就算秋冬不宜再種植花草，如打理乾淨，行人路過都不會因轉黃疲憊的景色錯怪有關部門對環境漠視。

不少人都盛讚人口密度極高，道路偏窄的香港市容整齊，相信他們指的是市區的市容。那天經衛城道，走落鴨巴甸街，已是黃昏時段，轉向堅道的樓梯竟然看到穿上制服的清道婦，在細心打掃；筆者之前在別報文章中，曾問詢過食環署，是否對鄉郊環境特別疏忽？認為鄉下地方不用關注？那天看到天色轉黑期間，依然有清道員工在細心打掃，而我已超過很長一段時間，沒在村子裏看過任何清道夫在打掃！正常情況，每天早上，食環

署的垃圾車到垃圾站，收集村民放下的垃圾，然後離去。過去必留下清理吾鄉巷里清道夫一人，將村子比較明顯的人行道、宗祠前廣場、村頭村尾等等地段打掃一番，每次在他們打掃過之後外出途經，心存感激：真多謝這些清道夫叔叔，鄉郊地方才可以擁有相對光鮮企理的環境。

已經好長一段時間，村子裏再也沒看到清道夫的蹤影，曾經請示過鄉委村長們，他們回覆：舊時的清道夫已退休，食環署找不到新的清道夫替換，所以出現這個現象。某程度上真的難為了食環署，原來找個清道夫都如此困難。既然我們發現有人在社交平台上遊日本放閃，又擁迪士尼年卡追星，卻是領取綜援人士，何不要求他們負責一部分改善社會環境的職責？

香港要做一個負責任的進步城市，切莫跟隨西方，將勤奮的往績演變成養懶人的福利城市！



●公眾走的天橋綠化，夏天開花，何解秋天疲憊？作者供圖

李幸倪的五行理論

●發式生活
商台DJ余宜發

歌手李幸倪繼早前推出歌曲《你快樂嗎》之後，近日再推出另一首令人熱血沸騰的作品《Overheat》，意思是「超出負荷」。

表面上，歌曲讓人聯想到炎熱天氣下的種種人事，甚至那種令人透不過氣的高溫；實際上，歌詞更蘊含另一層深意——在生活與工作中，我們總會面對各種形式的挑戰與壓力，當這些壓力累積至某個臨界點時，便可能會崩潰。因此，歌曲提醒歌迷應適時調整心態，以平常心面對突如其來的狀況。

有趣的是，她為這首新歌拍攝音樂錄影帶時，特別選擇了黃大仙一處俗稱「冬菇亭」的大排檔作為場景。在炎炎夏日的戶外拍攝一整天，片中每個角色大汗淋漓的表情無需刻意演出，便已真實反映出當日的酷熱程度。

她坦言，這次拍攝是有史以來最辛苦的一次，但最終呈現的畫面十分出色，一切努力都值得。

這首歌亦是她即將推出的新專輯中的其中一個元素，專輯以「金木水火土」五行作為主題。雖然五行的深奧含義需由命理師進一步闡釋，但她的用意並非鼓勵歌迷沉迷於名利追逐，而是強調任何事物都需要取得平衡。

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亦不難找到有關五行對人生重要性的論述。至於如何在生活中維持平衡，她亦有一套自己的見解與方法。

每當壓力臨頭，她會選擇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包括游泳、閱讀，以至打坐冥想等。在冥想時，她會依循之前禪修老師教導的方法，幫助自己進入冥想狀態。她認為，冥想其實並不複雜，關鍵在於過程中不受外界任何事物干擾，集中精神，進入另一個境界。例如老師會引導她想像眼前是一片大海，赤腳踏上細沙，在海邊漫步；若遇上炎熱天氣，更可幻想自己手持一支冰棒，享受簡單的生活。

我們常聽說，當遇上不愉快的事情時，可嘗試透過冥想舒緩情緒。李幸倪的經驗，正可作為大家的參考。展望未來，她表示會繼續以五行為創作主題，並希望歌迷在聆聽她的歌曲時，也能在生活中找到一點平衡。

看中西融合歌劇《蔽月無眠》

●獨家風景
呂書練

潮流與Fusion（融合），其實早已不僅僅是潮流。在主題上，東西文化交融，古今觀念碰撞；在體裁上，西方歌劇與中國戲曲，現代舞蹈和中華武術，還有音樂劇、舞台劇，乃至最新的機器人表演……顯然，月初首演的融合歌劇《蔽月無眠》乃一齣意圖打破傳統藝術分界、把多種文化元素融會貫通的大膽嘗試。

這齣四幕舞台劇從唐滌生的粵劇《帝女花》及普契尼的歌劇《杜蘭朵》故事取材，因為兩劇皆以公主招親為主題，也採用兩劇的部分曲子、腔調，但整個故事框架、編寫（謝欣樺、文華），以及作曲、音樂（周曉晴）卻是全新創作，因為劇情背景不但跨地域，更跨時代，從古代被迫殉情，到隔世欣喜重逢，共同創造了一番事業。

首幕：大梁國蔽月公主（粵劇花旦林穎施飾）招親，並被敵對的西夏國王子金無眠（男高音顏嘉樂飾）打動。兩人本想以愛止戈，卻遭奸臣陷害而被迫喝下毒酒，卻許下來世相尋的盟約。第二幕劇情穿梭到當代，人工智能（AI）科學家Nox（顏嘉樂飾）在欣賞粵劇紅伶關月盈（林穎施飾）演出，在似曾相識、四目交投下產生強烈情感。兩人欲攜手合創跨界新歌劇，重構前世淵緣，其間

卻遭遇妒忌、責難與背叛等等，最終克服困難，成功上演，帶出化解衝突、傳遞和平與愛的信息。

全劇具備了催淚愛情、權臣奸計、重遇欣喜、合作嘻哈、職場角力等戲劇衝突，當中加入當下流行的AI機器人元素，可謂古代悲情、當代奮發和未來想像兼具，是一齣野心兼誠意之作。然而，作為中西融合歌劇，最大挑戰是如何將中國戲曲腔調和西方歌劇旋律交融，這不但涉及歌曲、歌詞創作和演員交替演唱，還涉及中西樂器的合作演奏和發揮，我非這方面專家，難以評論，但作為首演觀眾，在音樂上起共鳴主要還是因為兩齣經典名劇的首本名曲旋律。

值得一提的是，這齣大型演出的藝術總監譚新強來自財經界，乃中環資產投資基金創辦人兼行政總裁，他並參與故事創作。從事金融工作逾30年的譚新強予一般人的印象乃資深金融家兼財經KOL；卻原來其祖父金山耀是活躍於百年前的粵劇正印男花旦（男扮女裝），雖然子女並未直接走上父親的演藝之路，但隔代孫子顯然受家族基因影響，工餘時間拜師學粵曲，成為粵劇愛好者，並不時登台表演。

譚新強這次出資推動將首齣融合中國粵劇與意大利歌劇的《蔽月無眠》作世界首演，可以說為香港演藝界注入新的創作動能。

《玉簫秋》

●細說星光
叢仁

「紅藕香殘玉簫秋」，李清照筆下那一縷清冷秋意，被搬上熒屏化作一場纏綿悱惻又蕩氣回腸的民國傳奇。年代情感大劇《玉簫秋》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風雨飄搖的舊中國為宏大背景，講述了一段跨越身份鴻溝、歷經戰火淬煉的曠世情緣。劇名取自《一剪梅》開篇名句，玉簫即竹笛，秋至則涼意侵骨——以此為題，既暗合女主角如秋日清荷般高潔堅韌的品格，也隱喻了那個時代如深秋般肅殺寒涼的底色。

全劇以「先有山河安，方得小家寧」為精神內核，將個人命運與家國情懷緊密交織，跳出了傳統民國劇「為愛而愛」的敘事窠臼，賦予情感以厚重的歷史縱深感。

故事以虞昶軒與葉平君這對戀人徐徐展開，虞昶軒出身醫藥世家，留洋歸國後投身工程建設，外表溫潤如玉，內心卻藏着救國圖存的熾熱理想。葉平君則是書香門第之女，聰慧果敢，家族沒落後以柔肩擔起生計重擔。兩人因一場意外相遇，從最初的誤解對立到漸生情愫，再到因時局所迫天各一方，情感線索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圍繞二人的摯友生死相託、情敵暗中角力、長輩恩怨糾葛，以及投身革命的同胞戰友，共同織就了一張錯綜複雜的人物網絡，每一個配角都有獨立的敘事弧光，群像層次豐富飽滿。

全劇敘事採用三段式架構，節奏張弛

有度。開篇「十日賭約」以輕快筆調切入，二人因意外被迫共處，十日之內從針鋒相對到暗生情愫，明快之中暗藏張力。中段轉入情感深水區，兩人因家族壓力締結名義婚姻，朝夕相處中假戲真做，然而葉平君為保護虞昶軒選擇不告而別，留下長達數年的懸念與悵惘。末段將劇情推向高潮，抗戰全面爆發後二人在硝煙中意外重逢，此時的他們已各自在時代洪流中完成精神蛻變，重逢不是終點，而是並肩奔赴家國命運的全新起點。

製作層面，劇組輾轉多地取景，實景搭建民國街巷與宅院，力求還原上世紀三十年代建築風貌與生活肌理。全劇定製戲服六百餘套，從旗袍的滾邊紋樣到男士西裝的面料剪裁均經歷史顧問嚴格把關，服化道細節經得起大銀幕級別的審視。音樂原聲由知名音樂人操刀，融合傳統民樂與交響樂編制，與劇情情緒精準融合。從已釋出的預告片來看，畫面色調沉穩大氣，鏡頭語言考究細膩，民國質感撲面而來。

●《玉簫秋》劇照 作者供圖



柿柿如意

柿子有七絕，這七絕，不是七絕五律的七絕，可其中的詩意，並不比詩詞歌賦少得半點。

如賀是好

梁賀

國慶假期回到北京，相比起南方不清不白的曖昧，一葉知秋的北方已經滿是秋涼意，山楂、海棠、石榴已經次第掛枝頭，萬綠叢中赤橙黃，樓下的柿子樹上，雖然葉子還是墨綠蔥蔥，但依太陽照射的部位多寡，樹的不同部位已然掛滿了從橙黃、明黃到青澀不同佳期的柿子。

基因的原始動力作用下，看見果實終究是讓人歡快愉悅的。

北京人天生熱情，昔日北京出租車大爺語錄之風靡可見一斑。我正抬頭看果樹，一位老北京遛彎至，見我提着行李駐足樹前不語，主動走近旁了起來。他跟我說，柿子樹有七絕：其一冠若華蓋，樹蔭如傘，由於柿子樹造型如倒扣之碗且高低相較人的尺度總是恰當，所以夏天遮陽異常適合；其二葉厚美觀，絕大部分時間呈深綠色且表面光滑如上蠟，明亮厚重；其三果甜清糯，柿子樹含糖量奇高，每100克能含糖15—24克，堪稱果中冠絕，若逢災荒之年，一棵柿子樹便能救下一家人乃至全村，這位老北京出生於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特指1959—1961年，中國由於自然災害席捲及某些政策原因導致嚴重缺乏糧食的3年），他不僅沒被餓死，還能長成如今一米七八的個子，這北京城中的柿子樹提供的充足糖分功不可沒，「果腹」一詞所言不虛；其四無蟲害，無蟲害使得四季安

生，哪像如今的綠化樹，三天兩頭異國物種入侵動輒打藥吊針如臨大敵；其五鳥不駐，成熟的柿子在枝頭時常被喜鵲烏鴉光顧，奇怪的是牠們卻從不會在柿子樹上築巢，沒有鳥巢，亦沒有了樹下常有鳥糞的煩惱，不必擔心乘涼之時忽然喜從天降；其六長壽耐造，不求粗壯卻默默生長，柿子樹的生命力驚人，堪稱植物界的討好型人格，磚縫石頭縫山溝路邊，有泥就能長，我猜也是因為這樣，與南方的芒果樹一樣，成為價廉物美的景觀樹吧？為世人廣為熟知的是，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點500米開外的一棵柿子樹存活下來，至今仍照樣開花結果，它的種子後來被種到聯合國裏，象徵堅韌與和平；其七美，從秋涼到寒冬臘月，別的水果熟前要搶收，否則會爛落滿地，柿子卻有着堅韌的果蒂，葉子落光了它也能掛在樹上，若遇上一場大雪，一樹的紅果風景簡直賽過了西山的紅葉和頤和園的金黃滿園的銀杏。

有趣的是，我一個純純的南方人，為何此刻在一棵北國柿子樹下，卻有了故鄉的感受？我想莫不是我曾經在春天時亦觀賞過它的花開，在夏日時聽過藏在樹幹上的蟬鳴，那麼，當秋風過處，石榴紅、柿子橙、海棠黃、山楂赤，西山白雲送爽，銀杏葉始落時，我只是在這四季在自然的腳印中與時光流過我身體的痕跡產生了強烈的共鳴。

我不過也是偶然路過了人間的種子，落在泥土裏，僥倖在春天時成

為了掛在枝頭上那一小朵淺黃的柿子花，在春天時羨慕過嬌艷的海棠、馥郁的丁香，熬過炎熱難擋的夏天，小心翼翼嘗試着把熾熱變成自己身上的暖意，迎來秋風送爽竟然亦結起了果來。

我和孩子撿起一根小樹枝，只消輕輕跳起，便打下兩顆橙黃的柿子，握在手心沉甸甸的，輕輕掰開，鮮嫩的果肉沾滿汁水在陽光下閃閃發光，一口下去，滿口清甜瞬間充盈口腔，果汁溢出嘴角，似是人到中年果至秋，在哪已經不太重要，你要不要學會欣賞這個生命，才是要緊之事。

柿柿如意，原來如此。我好文字傳情，所謂「故都」，或許通假「孤獨」，時間流經生命賦予的意義便是故鄉，東坡先生謂之心安之處，當你能用心摘下秋意，無論南北，你就回到了故鄉。



●速寫柿子樹下的少年。

繪畫：梁賀

老壽星長輩都不見了

●演藝蝶影
小蝶

今年娛樂圈離世的人特別多，消息聽得令人不好過，覺得好像特別流年不利。我沒有看過生死登記總處的統計，不知道今年香港的死亡人口數字是否真的特別多。令市民有這種感覺的其中一個原因因為演藝人是公眾人物，他們的一舉一動容易被外界留意。尤其是死亡，更加特別受人關注。因此，每一名藝人離去都會被報道。這些新聞在市民的腦海中便自動形成一種異常和特殊的印象，令人相信今年逝世的人口特別多。

這個印象要留待政府明年的生死人口數字完成統計後，才能確定是事實還是錯覺。

我生於父母均是來自大家族的家庭，小時候已習慣與三四代親戚往還。親戚之間紅事固然多，白事也不少，每年都無可避免地出席喪禮。若離世的是沒有特別聯繫的長輩，我是為了尊重父母和

逝者而弔唁，不會牽動情感。可是，若送他最後一程的是感情深厚的長輩，那便是錐心之痛。

這一年多，我出席過多個喪禮。我沒有留意弔唁的次數是否大增，反而發現一個特點。一直以來，有一樣事情令我開心和安心的是我有很多長壽和健康的長輩、親戚或世交，也是令我很自豪的事情。可是，這班壽星在過去一年半內忽然都一一離開。去年初是一位102歲的世伯在與子孫們吃過開年飯後含笑而逝。我們家族的長青樹姑母長居多倫多，我在5月探望過她。我們陪伴她切過105歲的生日蛋糕後半個月，她在家跌倒，6月份重返瑤池。我在那個旅程中亦探望住在當地88歲的舅父，當時他很精神，年底卻傳來噩耗。

我有一位移民到巴黎超過半個世紀的表哥，今年97歲。6月中，表嫂待他吃畢早餐後安頓他上床再寐，自己去晾衣服。晾畢衣服後，表嫂發現丈夫已經安詳離世。我很抱憾一直沒有履行探望他

們的諾言。

數天後，又傳來另一位長輩的壞消息。我們過去3年每年都到廣州喝百歲人瑞的姨母的壽酒。去年她102歲，還是壯健得像70歲一樣，自行走路、煮食、上網。她在壽宴中還逐圈敬酒和派利是，在開着冷氣的酒店宴會廳中仍是穿着短袖上衣，我真的相信她會有110歲的壽命。可是今年中，她只差9天便可把歲數改為103，我很緬懷每年到廣州向她賀壽的情景。

一位91歲的堂舅父和另一位104歲的姑母分別在7月和9月仙遊，我們曾猜想這名姑母會否突破她的姐姐的紀錄，超過105歲，原來她的姐姐始終是紀錄保持者。18個月內，我認識的老壽星忽然一一駕鶴西去。雖然他們年紀那麼大，總有一天會離開這個世界，可是他們湊巧都在較短的時間內撒手人寰，好像上天正在徵召老壽星歸去似的。忽然失去了那麼多名自我出嫁後便已經認識的長輩，真教我惆悵和不捨。